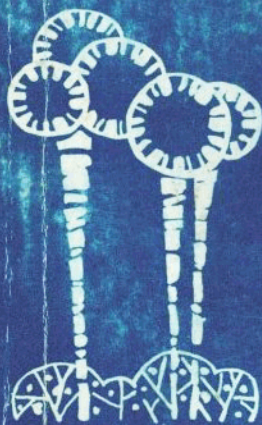


1992年卷



辽宁优秀剧作选

辛勤耕耘的成果

辽宁省第二届优秀剧作评奖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崔德志

时下流行一种“精品”意识。走出温饱的国人衣必求其美，物必求其精。文艺创作也在呼唤精品出世。这部选集，是从辽宁两年来创作的几十部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获奖剧本，是作家多年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定会满足读者更高的审美需求。作者们以思想家的锐敏，艺术家的激情，从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与历史中摘取闪光的人和事，精心构制成戏。它是生活的诗化，人生哲理的思辩。

《秧歌·会首》是获本局一等奖的作品。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几千年历史沉淀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与当代观念的猛烈撞击，引发出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乡土气息浓郁，思想深邃，是近年戏剧创作的一大突破。

《潇洒女孩》写了一群潇洒的女中学生。作者深入到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女孩心中，大胆地将她们心中尚且模糊的关于人生、爱情、死亡等十分尖锐的大问题揭示出来。立意新颖，饶有情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并获得国家级“文华新剧目”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现下以写工人为主的作品数目甚少，《那一年在夏天》显得格格外难得，而至今支撑共和国大厦、推动历史进步的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者以他对工人的多年了解，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具有九十年代风采的工人形象。性格鲜

明，语言生动。此剧在辽宁及全国“鸭绿江杯”评选中，均获二等奖。

在反映油田生活作品中，看到的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红的月亮黑的血》写的却是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采油工。她们在渺无人烟、野狼出没的旷野里，与孤独、恐惧作战，忍受身体的折磨，生活上的不幸，超负荷的工作，为把光和热带给人间，默默地献出她们的青春与生命。读后令人潸然泪下。

《啊！刑警》写的并不是通常的侦破故事。作者把叱咤风云的人民警察，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视，不仅写他们的业绩，也写他们的家庭生活、喜怒哀乐，别开生面，真实感人。

在这本选集中还有两部历史剧。作者独辟蹊径，写得新鲜别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老故事，作者构思精巧，写出了新意。《明月情》的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历史，在浩瀚的史料中搜寻出有益于今天的中日关系的遣唐史的故事，以新的手法，艺术的再现阿部仲麻吕这个日中友好使节，古为今用。剧本清新流畅，诗情画意。

这部选集的实际价值不止这些剧本，读者还会被这些作者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当前不是戏剧创作的盛世，演出难，出版更难。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作家纷纷下海淘金，这本选集的作者安贫乐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笔耕不辍。借出书之机，向他们致敬。并预祝不断有新的佳作、精品问世。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于沈阳

辽宁优秀剧作选 (1992年卷)

目 录

- 辛勤耕耘的成果……………崔德志 (1)
- 话剧《会首》……………集体创作, 刘家声执笔 (1)
- 话剧《潇洒女孩》……………编剧: 于德义 (55)
- 话剧《那一年, 在夏天》……………编剧: 黑继文 (107)
- 话剧《红红的月亮黑的血》……………编剧: 天山、海威 (163)
- 话剧《啊, 刑警》……………编剧: 王永志、李宝群 (225)
- 京剧《明月情》……………编剧: 鞠文业 (285)
- 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 陈若英、李长鲁 (327)

辽西风情话剧

秧歌·会首

刘家声
(执笔)

集体创作

“昔葛天氏之东，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今龙王镇办会，群体扭秧歌，挖掘民舞“夜八出”。

作者题记

人 物 表

李大嚷嚷 44岁，粗喉大噪，从小爱热闹，尤喜扭秧歌。大嘴岔子终日满笑，谁家婚丧嫁娶愿请他张罗做“执客的”，都说他是龙王庙的喜神。岂料喜神也有苦衷：当年他曾想和一位能歌善舞的姑娘结为秧歌夫妻，不料爹娘硬逼他娶了正统得不能再正统的女人郑国风。

郑国风 48岁，从未笑过，但人正思想纯，被上级安排到村委会当主任。她想改造丈夫的“世界观”，没想到李大嚷嚷也要改造她，于是矛盾激化，各奔东西。

杏 梅 20岁，李的女儿，村办柳编厂的推销员。她既有山里姑娘的粗野骄横，又有山外文明带给她的新潮思想，因此她要做一个反传统的会首。

金蝴蝶 37岁，美丽俊俏且风韵撩人，都说她从姑娘时就偷情养汉，可谁也没抓住过。但她毫不回避，并聊以自慰。她秧歌扭的浪，男人们都爱围她转，她曾追求过李大嚷嚷，失败后对人生态度表现颓丧，开始舞神弄鬼跳大仙，她嫁给牯子没有丝毫爱，只图他公牛般的壮。

牯 子 38岁，两膀力气，生性好乐。不幸被搅入赌场并染上扎毒的嗜好，昔日敦厚的壮汉正经历着心理生理上的变态。

巧 玲 7岁，精明伶俐天真可爱。但由于蝴蝶名声不好殃

及女儿心灵。有人说她不是牝子的种，可能吗？

关 兴 旺 44岁，龙王庙柳编厂厂长。村中的富户。他的爱情观是扭曲的，他与妻子的关系是畸型的。这可能是当年当大队主任时埋下的苦果。

白 天 娥 43岁，内向文静端庄俊秀。当年曾是秧歌队的白娘子，自从嫁给关兴旺便成了笼中鸟。她的心扉是销闭的。

关老太君 70岁，关兴旺之母。唠叨任性且迷信，但她有钱。

结 巴 30岁，关老太外甥，理智不全的大光棍。

龙老太爷 一百岁，辽西著名会首，小村的部落酋长。他死了是个谜，活着是座碑。

乐 呵 22岁，老太爷的孙子，与杏梅相爱。

外 村 人 一老一少。

接 亲 人 一高一矮。

群 众 甲 吹喇叭的。

群 众 乙 戴花镜的。

群 众 丙 胖大嫂。

群 众 丁 瘦姑娘。

群 众 戊 赶车的。

老太太甲 会扭秧歌的老太太。

老太太乙 会扭秧歌的老太太。

- ① 红山文化的发现，诱惑各路专家云集辽西，一民舞学者猜想：远古舞神葛天氏即在此地，理论依据是——该地区的经济基础不应产生恢宏的文化氛围，然而火爆热烈的大秧歌却遍及辽西村落，这定是远古的文化底蕴，引发了现代文明的躁动……

〔大幕未启，先传出粗犷沙哑的主题歌，

呼啦啦的风，沙楞楞的河，

黄映映的土地，热辣辣的生活。

别说我们是穷欢乐，

辽西人祖祖辈辈都这么爱秧歌。

那是在燃烧我们生命的火，

那是在展示咱山里人性格。

大秧歌是我们豪爽的气魄，

这方水土离不开辽西大秧歌！

.....

〔龙王庙村头

〔山民们正为龙老太爷办着丧事，只见灵柩装饰得大红大绿，小乐高举灵幡站在灵前，吹喇叭的扬脖鼓腮，渲染着“喜丧”的气氛。李大嚷嚷扯着脖子为“抬杠”的八个辽西大汉喊着号子，众人将老太爷的灵柩抬至龙王庙前。

李大嚷 老少爷们打个憩儿换换杠！先听我李大嚷嚷嚷嚷几句：龙老太爷活了一百岁，乐了一百年，当了一辈子会首。当年他领秧歌都是在龙王庙前开第一锣，

人死了也要在这搭灵棚，要说这才叫喜丧，他让咱们给他发丧扭秧歌！

〔众兴奋

〔结巴哭着长腔长调挑一串纸钱上。

结巴 老爷子…老会首哇…、…你死了谁还能领秧歌啊……

甲 对呀，这发丧的秧歌谁来领啊？

乙 老会首咽气之前有嘱托，让李大嚷嚷接任会首！

众 好！他当会首，好！

丙、丁 你说这秧歌咋扭吧，我们听你的！

李大嚷 谢谢乡亲们，按祖上传统，当会首要铭心起誓，如今讲改革，我就当着老太爷跟大伙表个态吧！（郑重地）苍天在上，众人有眼，我李大嚷嚷出任会首，甘愿为民尽心尽力。不占不贪，不近女人，如有异心，不得好死！

〔众鼓掌。

乐呵 大叔，您就抓紧办吧。

李大嚷 要说张罗秧歌，难。没进腊月门，我就打着老太爷的旗号挨家磕头，敛了这是一千五百六十七元八角九，我寻思再想点啥辙吾的凑四千，赶完了买行头，没曾想老爷子说不行立刻凉就不行了，我也就没再深张罗。

牯子 皆因啥呢？

李大嚷 老觉得不对龙缝，国家领导人死了还停止娱乐呢？这……老爷子再喜丧也不能扭秧歌呀？

乐呵 我爷嘱咐再三，您就照办吧！

甲 再不办会闷死人，可该乐呵乐呵啦！

牯子 真是该办办热闹啦，我媳妇蝴蝶跟我打八刀，我看就是因为咱们不办秧歌。

乙 在早龙王庙秧歌多出名，咱那“扑蝴蝶”盖全县！

乙、丙 这回还得叫蝴蝶来挑大梁！会首，这就扭吧！

李大嚷 扭？嘿嘿，说真格的是没钱！

乙、丙 再穷也比当年富多了！

甲 日子一宽敞、不扭秧歌心刺痒！

乙 一条川住着，你看人家，看看！
〔一老一少两个外村人推崭新的狮子旱船过路，众欣赏不已。〕

少的 呀，老会首一归天，你们更没人办会了，到我们樱桃沟看秧歌去。

老的 （对李）兄弟，我们想请你跟蝴蝶给我们帮会去呢。给好钱，咋样？

李大嚷 （气愤）哼，你问问大伙答应不答应？
〔众异口同声说“不行！”外村人下。〕

甲 就是穷扭，也不叫人看热闹？

乙 咱人均收入全乡倒第一，可咱们精神头不能矮半截！得跟他们争一争。

丙乙丁 对！这就扭起来吧！

李大嚷 好！龙王庙人有志气！既然大家都想乐，正对我撒子，如今讲改革咱也赶时兴，那就快马溜回家扎鞭扎鞭，老秧歌扭起来！

李大嚷 （对牯子）牯子叫你媳妇蝴蝶一声！

牯子 那人不用叫，一听秧歌调，在家坐不住，准来！

(下)

〔众下，杏梅上。〕

杏 梅 爹，你还敢当会首？

李大嚷 咋啦？

杏 梅 那年只为你当会首，妈妈跟你吵架，至今俩人分着过……

李大嚷 不全是因当会首，主要是……说你也不明白。

杏 梅 咋不明白，只为那个不要脸女人花蝴蝶，舞神弄鬼，养汉老婆！

李大嚷 杏梅！她也是人。

杏 梅 哼，她把咱家拆了，害得我……我恨不得撕他，扯他！

李大嚷 瞧把你蝎虎的，人可不兴那么洋兴，那是你妈糟践她的……

杏 梅 好了，不提这滥事！爹，反正在你跟妈即合谈的节骨眼，必须离蝴蝶远点。

李大嚷 为啥？

杏 梅 你不想跟我妈合好啦？真是的，一扭秧歌啥都忘了，人家早晨不是讲好去说服我妈么？爹，她同意合谈了，就看你啦！

李大嚷 只要你妈有点活泛气，我保证……

杏 梅 这就好！我就去告诉妈。叫你们马上合谈！（下）

李大嚷 嗨嗨，先扭秧歌要紧！

〔众陆续上，分别着简单秧歌服。〕

李大嚷 呀荷，山里红下街都穿上啦？挺花梢。（问一众戊）你这裙子咋做的：

戊 我把新被面拿来了。

李大嚷 诚是不错，哟，牯子兄弟，你这手绢挺漂帅！

牯子 不瞒大嚷哥，这是我媳妇蝴蝶那大花裤衩子！（引众笑）

李大嚷 牯子好家伙，你能从要钱场出来，哥就挺乐，哎，蝴蝶咋没上亮子？

牯子 我叫她，她没搭理我，可自个在里屋打扮呢。

结巴 咱开扭吧，我当……伞头。（边扭边唱）龙根 龙根……里根龙根。
〔众不服地讥笑。〕

结巴 我……呀！就我一个人瞎他妈龙根哪？

众 还得李大嚷当伞头！

李大嚷 都插花排好！（郑重的）老太爷，您的弟子李大嚷嚷又把秧歌张罗起来了，出会！

乐呵 等等，棺材里面有动静！
〔众吓得闪出老远〕

结巴 要……闹鬼吧。

李大嚷 乐呵，老太爷入殓时装进啥东西没？

乐呵 这……

李大嚷 跟大叔说。

乐呵 （将李拉一边，小声地）你千万别嚷嚷。

李大嚷 不嚷嚷不嚷嚷，悄默声的说，说吧。

乐呵 不，决不能乱说。

李大嚷 嗨嗨！你跟杏梅婚事一成，我就是老丈人，说呗。

乐呵 只能跟您讲，老爷子临终之前在棺材里放了个石头匣子！

李大嚷 石头匣子，里面装啥？

乐呵 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当年老太爷出会都先给那石匣烧三柱香，然后磕头。

李大嚷 妈呀，能叫老爷子下跪的可是件啥宝呢？

〔棺材里又一阵响动，众越发紧张。

结巴 棺材里有……人说话！

李大嚷 乐呵，打开看看！（开棺）

〔突然老太爷神奇地从棺中举出一只手。

乐呵 啊？老太爷没死，您咋活啦！

李大嚷 老太爷，您要看的秧歌出会了。

〔老太爷坐起来。

老太爷 秧歌……秧歌……

李大嚷 哈哈！百岁老人死过去活过来，这是咱龙王庙的大喜。男爷们女爷们老少爷们，把喇叭吹起来，会唱的唱起来，能舞的要起来！抬起老太爷，打道回家哪！

〔喇叭声中众起秧歌舞，抬老太爷下。

〔杏梅跑上。拉回正扭秧歌的大嚷嚷。

杏梅 爹，您听我说。

李大嚷 扭着唠呗。

杏梅 我妈不但合好。还要支持你办秧歌！

李大嚷 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杏梅 她以村主任身份让财东关兴旺给你赞助。

李大嚷 不可能的，那小子铁公鸡一毛不拔。

杏梅 唉，他柳编厂合同到期，要想再承包得收买人心哪！

李大嚷 那也不能支持办秧歌，她得看你妈眼色。

杏梅 妈是怕你跟蝴蝶掺和才反对办会，这回呀，蝴蝶离

开咱龙王庙啦。

李大嚷 啊？她准是县剧团抽上去了吧？

杏 梅 剧团才不要那个破货，她呀，让要钱弄鬼的男人给输出去了。

李大嚷 净瞎扯，说出龙叫爹也不信，丫头，今年办会，我还想跟他扭《傻柱子接媳妇》呢，她那扇子功手绢功绝了，东北全踹。

杏 梅 就她那套老掉牙的玩艺有啥绝的，跟山外一比啥也不是，放个迪斯科都踩不上点。

李大嚷 别觉你在柳编厂跑几天外交就小看人，蝴蝶那秧歌就是这份。（竖拇指）

杏 梅 你再讲她好话，我坐地跟你来激的！哼，真看上她咋的？

李大嚷 我煽你！龙王庙还没一人敢跟我使横，哦，你妈除外。

杏 梅 只为她你跟妈离婚，划得来嘛？

李大嚷 你孩子家家知道啥，咱人穷行头破，得靠真功夫，要不介甭想第一，瞪啥眼，搁你也没辙！

杏 梅 我有法，要得第一得先创新，还得有经济后盾，挣了外快才能办秧歌，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说的，你懂吗？哼，不然你永远穷张罗！

李大嚷 （张嘴无话）我咋紧慢打不着火咧！

杏 梅 所以我抓紧叫你跟妈和谈，通过妈承包柳编厂，把那做个秧歌基地。

李大嚷 嗯，要办会是得有块好地方，要不然（抖钱袋）太难张罗。

杏 梅 我就去叫妈来跟你谈，（欲下又回）爹，千万别当我妈说起那个花蝴蝶，啊！

（下）

〔舞台另侧又响起迎亲的唢呐。

李大嚷 呀，该热闹，又一拨媳妇的。

〔牯子哇哇淘淘哭上。

李大嚷 牯子兄弟，人家娶媳妇你嚎个啥？

牯 子 哥呀，我媳妇蝴蝶活啦让人娶走了。

李大嚷 啊？你咋不老早劝她？

牯 子 她早瞒着我，这说走就拔腿，我疼孩子……大哥呀，你快帮我劝劝她吧。

（下）

〔大嚷茫然，蝴蝶上，接亲人随上。

蝴 蝶 （发泄地）使劲敲使劲吹，让全天下都知道，养汉老婆改嫁了！龙王庙往后就能成为文明村了。

李大嚷 哦，几位兄弟闪闪，我跟她说两句话。（将人劝下）蝴蝶，你真让牯子把你输了？

蝴 蝶 不是他把我输了，是我把他甩了。

李大嚷 你？真舍得离开龙王庙？

蝴 蝶 舍不得龙王庙离不开耍钱鬼，我跟牯子过得够够的了。

李大嚷 嗨，杏熬倭瓜一色货，那不也是浪荡帮子嘛！

蝴 蝶 那个好歹光耍钱不扎毒哇。

李大嚷 （感慨）唉，一起根多好个牯子，虎不拉的变成败家子，造孽呀，你说咱年轻的时候年年正月腊月迷在会上饭都不想吃，谁有心思甩扑克，这咱可好自

打关兴旺跟梅她妈当官楞不办秧歌，说这玩艺显富，不利于他们跟上边哭穷要救济！把早那些服装堆在化肥库，都烂成“梭罗”啦！

蝴蝶 龙王庙死了。大嚷哥，我在这憋得喘不上气来呀。关兴旺说我舞神弄鬼把我开除了柳编厂，你媳妇怀疑我跟你胡搞乱搞到处臭败我。家里家外人不人鬼不鬼，在这个穷地方活着还有啥劲哪！

李大嚷 走吧，秧歌高手哇，瞎罗。

蝴蝶 反正是出了名的养汉老婆，破罐子破抡啦！苓啊，跟妈走，别影响当官的建文明村。

李大嚷 等等，蝴蝶，你走了龙王庙的秧歌就少半台戏，没咱俩挑大梁欢不起来呀！

蝴蝶 你真要办会？

李大嚷 没含糊。看，一千五百六十七元八角九，张罗一半了，还想拿你办一出《扑蝴蝶》呢。

蝴蝶 晚了，我已经跟牯子离了。大嚷哥，我给你推举个高手，关兴旺的媳妇白天娥比我强两倍。

李大嚷 关兴旺决不能叫她给我帮会。蝴蝶，别走了。

〔接亲人高个子上

接亲的 嫂子，哥哥可正等你去登记哪？

李大嚷 慢着，蝴蝶不许你们拉走！

接亲的 呀，想挡横，不走好说，你把那一千五点过来，掏钱哪！

李大嚷 （慷慨摔过钱袋）钱拿走，人留下，滚！

〔接亲的下。乐起，蝴蝶久久望着李大嚷嚷。

蝴蝶 大哥，知道吗？我强力巴火离开龙王庙，就是想远